

# 泰山学院学生发现明人泉林佚碑



吕维祺佚诗碑刻。 通讯员供图

## 新闻速览

本报讯（记者 李岩）近日，泰山学院在校学生朱明锋在泗水县泉林镇开展文史调研时发现一方明代碑刻，经细致整理与考证，确认碑文为明代名士吕维祺的佚诗，是文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新发现。

在此次调研过程中，朱明锋立足实地考察，仔细搜寻碑刻遗存。该碑碑面由于长期受风雨侵蚀，字迹模糊，白天自然光下几乎无法辨识。面对这一难题，他借助泰山学院教授周郢提出的投光显影法，在夜晚开展碑文辨识工作。随后，在周郢和文史研究学者杨刚、李元熙的指导下，朱明锋逐字校勘碑文、比对文献，最终证实该诗未见于《明德堂文集》《泗水县志》等现有文献，属珍贵佚诗。碑刻现藏于泗水县泉林镇柳河博物馆古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其文如下：

夜抵泉林水衡署坐浮香亭偶成：疏林灯火近人家，揽辔东风度陇沙。春入碧桃花数点，官环青柳月初斜。冷然独坐三杯醉，闲里偏闻两部蛙。徙倚□□□不到，何妨亭外□苍□。□□□寅暮春望后□日中□，吕维祺书。

吕维祺是明代著名官员、理学家，河南新安人，历任兖州推官、吏部主事、南京户部侍郎、南京兵部尚书（正二品）。吕维祺为官清廉刚正，不畏权势，在兖州任上秉公执法，素有“吕青天”之美誉。学术上，他融合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主张“实躬行”，著有《孝经大全》等经典。此次发现的佚诗碑刻，推测为吕维祺任兖州推官期间，途经泗水泉林时有感而作。

朱明锋深耕文史研究，始终以扎实的实践能力助力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此碑刻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明代文献研究内容，也为梳理地域历史文脉提供了新的实证，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学子投身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责任与担当。

## 新见碧霞元君神轴画作

□ 王子正史 文/图



2026年清明假期，我前往平阴县洪范池镇调研考察，中午落脚南崖古村野餐。餐后在古村漫步，见一青砖人家古朴含蓄，门扉洞开，叠院三重，令人产生窥探之思。入院内，见堂屋有三五老妇聚集，桌上摆放着瓜果点心烟酒等供品，又有香炉正燃高香一束。老妇们围在一起，看着供桌后方所悬挂的一幅神轴画，浓厚的香烟萦绕在丹青墨色之间。

此画为碧霞元君神轴画，画中分别为碧霞元君、送子娘娘、眼光娘娘，三位女像手持笏板，彩衣霞帔，头戴凤冠，位居图像中央区域。乍一看三位女像的表情、着装、神态、姿势大致无二，但经仔细辨认，则有微妙。观者站立平视时，中央女像并不与观者对视，唯有角度降低，方能有对视之感，这样的安排似乎是在凝视跪拜的信士。中央女像地位最高，耳边飘带为深棕色，裙摆花边为明黄色，双腿之间有八瓣花朵坠饰，左右各有一位从官执扇。左右两位女像列坐殿堂外两侧，为中央女像的从属地位，眼神分别看向各自所在方位，耳边飘带均为橙黄色，裙摆为素净浅褐色，双腿之间为五瓣花朵坠饰，身旁均有一位从官执扇。

画面下部是大门入口区域，为三进式门楼，两侧各有石狮，俯身摆首，灵动俏皮，颇有南狮之姿。画面边缘各有古松一株，因“近大远小”的考虑，古松枝蔓过于招摇，会分散观者的



碧霞元君神轴画。

注意力，因而只绘有一半，起到画面边缘装饰的作用。

如果仅看画轴的中央区域，与传统的水陆画、神轴画相近，倘若纵观全画布局，则有民间家堂画的意味。明嘉靖《广平府志》记载：“士大夫家多无祠堂，惟奉先世神主于寝。知礼之家作木椽盛神主，几祖考妣及有伯叔者共盛一椽，有椽中高下间

隔者，乡人多画家堂供养，亦无神主。”明清时期，悬挂祖先真容像已成较为普遍的风俗，有条件的人家会在家中供奉牌位，更甚者则建立祠堂奉祀祖先。而条件有限者，则会将历代祖先的牌位、肖像画在图上，做成画轴，每逢供奉之时展开悬挂，可以说是一种“物美价廉”的选择。民国《泰安志》记载：“徇

木主，悬家堂轴，或写牌位，家家祭祀，称为服事。”可见彼时泰安民间以家堂画祭祖的情形。

家堂画具有明确的空间概念，通常有前门户、中过厅、后寝室，而神轴画却鲜少有此概念。笔者在南崖古村所见的这幅碧霞元君神轴画，在绘画形式方面出现了与家堂画融合绘制的趋势，在民间信仰层面，多神信仰的表现尤为突出。当日适逢农历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圣诞，一旁老妇却对我说：“今天是泰山奶奶的生日，（画中女像）是泰山奶奶……”

在民间信仰中，民众常将碧霞元君（泰山奶奶）与慈悲应世、保产送生的观音菩萨混淆。例如明万历平原知县高知俭《重修泰山圣母行宫记》云：“碧霞元君圣母现焉。圣母实非女相，为广度众生，故显巍巍母身，乃南海水月观音之一化象也。”清韩锡胙《碧霞元君庙碑》：“近世佞佛者云，观世音千百亿化身，在南为海神天后，封碧霞元君；在北为泰山玉女，亦封碧霞元君，皆一人也。”此类史料、考论不胜枚举，故不赘述。

经交谈得知，此画为村民祖传，至今已约六代。家藏原有多幅神轴画，今仅存此一幅。触摸画面，有网格状凹凸感，边缘有织物线头，整体触感粗糙，可知画轴并非纸质，更非昂贵的丝绸，而是缙丝或棉麻织物。绘制手法为工笔设色，年代应为清晚期。虽为乡间丹青之作，但其工笔细腻，设色圆融，光影疏密有度，并且运用了一定程度的透视笔触，是家堂画与神轴画的交融之作，对于研究清晚期碧霞元君图像颇有补益。